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七 八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陳昌齊

謄錄監生臣尹大譓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二月丙戌詔諸路軍將並依元豐令差使令其元豐六年四月一日樞密院劄子差不係將兵兩次即差將兵一次勿行從樞密院所請也六年四月一日密劄未見

左司諫蘇轍言臣聞唐柳伉一太常博士耳猶能上疏

乞斬程元振郎謨一布衣耳猶能哭市以論元載今臣備位諫省逢時艱危若隱忍不言實負天下謹冒斧鉞之誅以論其大者惟陛下哀憐裁幸今皇帝陛下富于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以女主稱制四方未服積弊如麻陛下以為此何時也賈誼有言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卧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正今日之謂也自先帝以雄才大略躬攬萬幾而西北二邊交趾瀘蠻常擾境以勞王師京東河北福建等路姦猾巨盜常殺官吏以謀

不軌今二聖拱默恭已無為責成于執政大臣大臣又
皆偷合苟容無足賴者昔淮南王反獨畏衛青汲黯至
公孫丞相若發蒙耳臣觀今之大臣尚未及公孫丞相
遠甚陛下以謂邊疆窺伺所服者何事姦猾巨盗所畏
者何人萬一有之將何以待謹按左僕射蔡確憸佞刻
深以獄吏進右僕射韓縝識闇性暴才踈行汙樞密使
章惇雖有應務之才而其為人難以獨任門下侍郎司
馬光尚書左丞呂公著雖有憂國之志而才不逮心至

若張璪李清臣安燾皆斗筲之人持禄固位安能為有安能為無陛下必謂此等皆先帝舊臣不欲罷去然不知先帝以絶人之資獨運天下特使此等行文書赴期會而已至于大政事議論此等何嘗與聞小有罪犯輙罰銅謝過為天下笑先帝若以股肱待之不應如此今陛下深居帷幄之中不自任事而以天下之大付此等其為禍福未可與先帝同日而語也昔漢武帝以車千秋為丞相至受遺詔輔少主則不以屬千秋必得霍光

金日磾而後可先帝若自知降年止此豈肯以王珪蔡確之流受顧命之託乎陛下新臨天下人材衰少此數人者未可一朝而去也則願擇其任最重而罪最大者去之臣以為莫如蔡確韓縝者也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場及鹽茶鐵法此蔡確之所賛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罷保馬等事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等所共建也先帝之所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翻覆略無愧恥天下傳笑以為口實而朝廷輕矣

先帝時有司屢言縝贓罪有狀先帝隱忍未發不謂陛下即位拔擢至此天下有識所共疑怪近者每發一政三省密院議論紛然至忿爭殿上無所適從皆由大臣才短望輕以至於此所有確縝其餘罪惡臣未敢細陳先論大體伏願陛下思祖宗付囑之重深察方今事勢為至艱至難之時早賜罷免確縝二人別擇大臣負天下重望有過人之高才而忠於社稷有死無二者以代之上以肅正羣臣異同之論下以彈壓四海姦雄之心

然後陛下高枕而卧天下無事矣臣位卑言深罪當萬死若蒙降黜其甘如薺如其未也則當節次奏請伏閤力争以決去就非獨臣如此凡在臺諫莫不當然必無備禮一言不行而止者此天下公議非臣意也惟陛下裁酌早賜施行

丁亥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講黄履為龍圖閣直學士知越州以左正言朱光庭劾奏履為中丞論事不稱職不當復留經筵故也朱光庭劾履此據蘇轍再乞責降蔡京狀當求光庭所上章附益之

因可見履姦狀履此月四日罷中丞步軍都虞候雄二年三月十四日四月八日當考州團練使劉昌祚知熙州代趙濟也三月二十二日從渭州當考究曾到熙州與否三省檢校上殿班御史中丞侍御史或殿中監察御史一員諫議大夫同司諫或正言一員今御史臺見闕侍御史諫官見闕左諫議大夫詔御史臺不限御史中丞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諫官不限同省別省諫議大夫司諫正言並許二人同上殿二月三日已有二人同上殿指揮王巖叟論列訖不從三省言訪聞前知鄆州陽穀縣李抃昨行

下保馬指揮不數月間本縣買足十年馬數詔京東轉運司檢詳李抃元行遣次第及如何催促便得數足具詣實以聞　詔諸路轉運司管勾文字勾當公事管勾帳司官令逐司各據合留員數選留餘並罷新本削去　御藥院言將來坤成節回答北朝禮物乞依同天節製造從之　范百禄言北朝送伴使蕭祐於榷場中易得竹牛角詔河北河東緣邊安撫司密行指揮覺察禁止

詔鄂特凌古除官制誥并每年所支茶絹及支賜衣帶等

侯趙濟奏到取旨二月二十日詔下趙濟三月十六日濟奏上　先是知樞密院章惇言近奉旨與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行差役事劄子已於初六日同進呈畫旨訖臣以此事不屬樞密院又自去秋已來直至今春司馬光止與三省商議樞密本不預聞兼劄子止降付三省御封亦止付三省未委三省初四日進呈因何乞與樞密院同進呈據呂公著家傳密院與議役法乃蔡確奏請　況役事利害所繫至大臣素不預議論何由考究劄子中所言利害本末臣初五日

與三省聚廳處曾言若同進呈須且留此文字子細看
詳三五日時韓縝云司馬光文字豈敢住滯來日便須
進呈既不曾素預議論又不曾細看文字其閒利害斷
未敢措詞其於進呈止同共開展至于可否但決之三
省臣實不知當時同三省進呈雖已奉旨依奏臣於簾
前已曾具此因依陳述後來戶部繳連到勑文臣曉夕
反覆看詳方見其閒甚多踈略謹具條陳下項一今月
初三日劄子內稱舊日差役之時上戶雖差充役次有

所陪備然年滿之後却得休息數年營治家產以備後役今年年出錢無有休息或所出錢多於往日充役陪備之費其害一也又十七日劄子内却稱彼免役錢雖於下户困苦而上户優便行之已近二十年人情習熟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臣看詳司馬光初三日劄子内弱言上户以差役為便以出免役錢為害至十七日劄子内却言彼免役錢雖于下户困苦而上户優便旬日之間兩入劄子而所言上户利害正相反未委因何

違戾乃爾臣覩司馬光忠直至誠豈至如此反覆必是講求未得審實率爾而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必恐未能盡善一稱舊日差役之時所差皆土著良民各有宗族田產使之作公人及管勾諸事各自愛惜少敢大段作過使之主守官物少敢侵盜所以然者事發逃亡有宗族田產以累其心故也今召募四方浮浪之人使之充役無宗族田產之累作公人則恣為姦偽曲法受贓主守官物則侵欺盜用一旦事發則挈家亡去變

姓名徃别州縣投名官司無由追捕官物亦無處理索臣看詳司馬光前項所言亦有所因葢比來降出臣庻所上封章内徃徃泛為此説但是言者設疑之一端未必事實且名募役人之法自有家業保識若是主持官物者便是長名衙前比舊惟不買撲坊場至於支酬重難與月給工食錢亦自不當薄豈有無宗族田産浮浪之人得投充此役臣自當行免役新法已來三經典郡每每詢問募役次第但聞縣下所名承帖人多是浮浪

每遇追呼勾當多行騷擾若朝廷欲知事宜但令逐路
監司指定一州差役時即自熙寧元年已前免役法行
後即自元豐元年以後各具三年内主持官物衙前有
若干人犯侵盜各是何姓名得何刑罪便可立見有無
至如州縣曹司舊法差役之人時亦召人户投名應役
直是無人可召方行定差其所差人往往不會行遣惟
是雇人代寫文書所差之人但占名著字事有失措身
當決罰而已民間中下人户甚以為苦自免役法行或

勒鄉來受雇行遣人充手分支與雇錢設若此等人曲法受贓即與舊日何異一稱提舉常平倉司惟務多斂役錢廣積寬剩以為功希求進用今朝廷雖有指揮令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慮聚斂之臣依傍役錢別作名目隱藏寬剩使幽遠之人不被聖澤臣看詳所言亦未中事理大抵常人之情謀己私利者多而向公愛民者少若朝廷以積錢多為賞勸則必聚斂邀功今朝廷既不許多收寬剩又措刻者必行黜罰則提舉官若非

病狂豈肯力求黜罰況役錢若有寛剩未委作何名目可以隱藏以此驗知言已疎濶一稱臣民封事言民間疾苦所降出者約數十章無有不言免役之害足知其為天下之公患無疑臣看詳臣民封事降出者言免役不便者固多然其間言免役之法為便者亦自不少但司馬光以其所言異已不為籤出盖非人人皆言免役為害事理分明然臣愚所見凡言便者多上等人户言不便者多下等人户大抵封事所言利害各是偏辭未

可全憑以定虛實當否惟須詳究事實方可興利除害況此免役之法利害相雜臣今所言非謂不可更改要之改法須是曲盡人情使纎悉備具則推行之後各有條理更無騷擾縁今来司馬光變法之意雖善而變法之術全疎苟在速行全無措置免役之害雖去差役之害復生不免向去生民受獘而國家之德澤終不下流甚爲可惜若及此時盡心講求利害之當使法成之後經久可行國家政事修完生民永永蒙利豈不盡美一

稱莫若直降勑命應天下免役悉罷其諸色役人並依
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
產簿定差仍令刑部檢按熙寧元年見行差役條貫雕
印頒下諸州臣看詳此一節尤為疎略全然不可施行
且如熙寧元年役人數目甚多後來累經裁減三分去
一今來豈可悉依舊數定差又令刑部檢熙寧元年見
行差役條貫雕印頒下諸州且舊日每修編勑比至雕
印頒行之時其間充改已將及半盖以事目歲月更改

理須續降後勑令今日天下政事比熙寧元年以前改更不可勝數事既與舊不同豈可悉檢用熙寧元年見行條貫竊詳司馬光之意必謂止是差役一事今既差役依舊則當時條貫便可施行不知雖是差役一事而官司上下關連事目極多條貫動相干涉豈可單用差役一門顯見施行未得一稱向日差役之時有因重難破家產者朝廷為此始議作助役法然自後條貫優假衙前應公使庫設厨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又上

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以殿侍軍大將管押其麄色及
畸零之物差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臣看詳此
一節自行免役法後來凡所差將校勾當厨庫等處各
有月給食錢其召募官員使臣差并使臣將校節級管
押綱運官物並各有路費等錢皆是支破役錢今既差
役則無錢可支何由更差將校管勾及召募官員等管
押一稱若以衙前鄉户力難以獨任即乞依舊于官户
僧寺道觀單丁女户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

中年所收斛㪷及百石以上者並令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放免其餘産業並約此為准臣看詳自免役法行官户寺觀單丁女户各已有等第出納役錢之法今若既出助役錢自可依舊何須一切並行改變顯見不易又更令凡莊田中年所収百斛以上亦納助役錢即尤為刻剥凡内地中年百石斛㪷麄細兩色相兼共不直二十千錢若是不當水路州軍不過直十四五千而已雖是河北縁邉不過可直三十来千陜西

河東緣邊州郡四五十千免役法中皆是不出役錢之人似此等第官户寺觀送納固已非宜況單丁女户尤是孤弱若令出納豈不更為深害此尤不可施行一稱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各有不同欲乞今來勅内更行指揮下開封府界及諸路轉運司謄下諸州縣委逐縣官看詳若依今来指揮別無妨礙可以施行即使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即限勑書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畫申本州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限勑書到一月

內具利害擘畫申轉運司類聚諸縣所申擇其可取者
限勑書到一季內具利害擘畫奏聞又十七日劄子內
稱伏望朝廷執之堅如金石雖有小小利害未備候諸
路轉運司奏到徐為改更亦未為晚臣看詳今日更張
政事所繫生民利害免役差役之法最大極須詳審不
可輕易況役法利害所基先自縣首理須寬以期限令
諸縣詳議利害曲盡逐處所宜則法可久行民間受賜
今來止限五日諸縣何由擘畫利害詳光之意務欲速

行以便民不知如此草草更張反更為害諸路州軍見此指揮必妄意朝廷惟在速了不欲令人更有議論故立此限逼促施行望風希合以速為能豈更有擘畫上項兩節乃是空文且諸縣既迫以五日之限茍且施行猶恐不暇何由更具利害申陳諸州憑何擘畫諸州既無擘畫轉運司欲具利害將何以憑又況人懐觀望誰肯措置如此則生民受獘未有已時光雖有憂國愛民之志而不講變法之術措置無方施行無緒可惜朝廷

良法美意又將偏廢于此時有識之人無不喟歎伏乞
更加審議臣所看詳且據司馬光劄子内牴牾事節而
已至于見行役法今日自合更改修完但緣差役免役
各有利害要在講求措置之方使之盡善臣再詳司馬
光所言下户出免役錢驅迫貧民剥膚椎髓弱者轉死
溝壑强者聚為盜賊及言民間求錢納官至于拆屋伐
桑以賣薪殺牛以賣肉其言太過凡近下人户誠是不
願納然自行法已來十五餘年未聞民間因納免役錢

有如此事訪聞中間西事軍興科率及科買軍器物料牛皮筋角極為騷擾民間往往殺牛取皮筋角納官并田產牛具伐桑柘毀屋以應副軍期即非役法所致大抵光所論事亦多過當惟是稱下户元不充役今來一例納錢又錢非民間所鑄皆出于官上農之家所多有者不過莊田穀帛牛具桑柘而已穀賤已自傷農官中更以免役及諸色錢督之則穀愈賤此二事最為論免役納錢利害要切之言然初朝廷自議行免役之時本

為差役民受困獘大則破家小則毀身所以議改新法但為當時所遣使者不能體先帝愛民之志成就法意之良惟欲因事以為已功或務茍且速就成務多取役錢妄意百端徼倖求進法行之後差役之舊害雖已盡去而免役之新害隨而復生民間徒見輸納之勞而不知朝廷愛民利物之意今日正是更張修完之時理當詳審況逐路逐州逐縣之閒利害不同並須隨宜擘畫如臣愚見謂不若先具此意申勑轉運提舉司官諸州

縣各令盡心講求豫具利害擘畫次第以俟朝廷遣使就逐處措置此命既已先行人人莫不用心然後朝廷選公正强明曉練政事官四員充使逐官各更選辟曉練政事兩員隨行管勾且令分使京東京西兩路每路兩員使者四員隨行管勾官與轉運或提舉官親詣逐州縣體問民間利害是何等人戶願出役錢是何等人戶不願出役錢是何等人戶色役可差是何等色役可雇是何等人戶雖不願出錢而可以使之出錢是何重

難優輕可增可減縁人戶貧富役次多寡與重難優輕窠名州州縣縣不同理須隨宜措置既見得利害子細然後條具措置事節逐旋聞奏降勑施行如此不過半年之間可以了此兩路然後更遣此已經措置官員分往四路逐員各更令兼一員未經措置曉達政事官同行不過半年之間又可措置四路然後依前分遣遍往諸路如此則遠不過一年半之間天下役法措置悉已周遍法既曲盡其宜生民永蒙惠澤上則成先帝之美

志下則興無窮之大利與今日草草變革一切茍欲速行之弊其為利害相遠萬萬伏望聖慈特賜宸慮詳加省覽舊録載惇奏于閏二月二日新録因之案舊録命韓維等詳定役法乃二月二十九日所以命韓維等詳定役法實緣惇駁光議故呂公著乞置局詳定也維等既受命始以惇奏付詳定所其駁光議則在二十九日前矣新録既失載置局詳定于二十九日至閏二月二日因呂公著劄子方附見之似太疎略也惇又嘗與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熈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

甚矣惇語同列邵伯温見聞録以爲與司馬光爭光不然之按光此時已在病告姑删取附見曾布日録載惇此語蓋是劉子當檢詳追附陳瓘尊堯集理財總論載惇云一日不去有一日害但指京東鐵馬福建茶鹽當考伯温所録詳注在王覿後新除御史中丞劉摯言臣覩今月七日勅節文此即司馬光所上劉子二月六日得旨依奏七日乃行下故云七日勅節文也天下免役錢一切罷諸色役人依熙寧元年以前舊制委州縣定差者命既下中外人情鼓舞歡喜皆謂此一事爲害最大從來百姓日夕延望今陛下一旦行之救其困苦天下幸甚臣竊聞令下之後姦邪之人論說紛紛

造作浮言意欲揺動其事不知陛下察其然乎盖今日廟堂之上侍從之間其人多由新法而進至于外之監司亦皆由新法而選今法既更改則其心皆非所欲故排議熒惑欲幸其失而不能成爾勑命内固有小節與舊法異同及措置未盡之事縁已行下指揮許州縣監司申明利害擘畫自可候到日修改立法今來改免役為差役乃是大體已正大害已革譬如疾患之人病根已去其他氣體未和當徐徐調養之而已臣恐上下觀

望之人指小小未圓事件張皇鼓扇伏望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堅持此意力行無疑勿為異論所動俟臣僚及諸路列到未盡未便事理乞付三省類聚參詳為法内如有合先次施行者即乞隨事先賜處分　摯又言勅内指揮委逐縣官若依今来指揮別無所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施行未得限五日内具利害申州州類聚限一月申轉運司本司限勅到一季内奏聞臣竊惟天下法令欲考利害之實莫若身行之者行之親者又

莫若州縣州縣之政又豈有大於役法者乎今既有所改更雖州縣嘉祐舊勑具在施行不難然事經變革其首尾牽連相牴牾者不能無也而限以五日恐倉猝以應期會却致苟簡不免後日申請紛紛臣欲乞諸縣與展限一月役法未行以前州縣諸色人役甚有冗占過多之數及熙寧後來既行募人之法給以役錢故行裁減至於今日並已是合用人數臣欲乞除弓手一役合依熙寧以前舊法人額外其餘役人令州縣定差只依

熈寧役法後來裁定之數若或委有不足即具因依合如何增添申請摯畫一申明役法本集及奏議但存兩項自術前一役以下並闕當求別本增入貼黄稱臣以辭免誤恩自十七日居家聽命故未敢上章論事今者竊慮異論眩惑聖聽須至先獻此言伏乞將改免役為差役大意堅守不變以幸天下貼黄稱王安石作此法以害天下違人情猶能行之今聖恩革其弊以救天下順人情則行之豈有難也在陛下主張力行不變而已其間參差未完之事自可接續修立條

目又貼黄稱勑内指揮如有妨礙並令具利害擘畫申奏縣限五日縁役法改更利害根本盡在本縣邑竊慮五日之内倉猝難了却致鹵莽向後再煩申請臣欲乞只作聖旨縣邑特與展限作一月仍先次施行又貼黄稱諸路及臣僚必然申明利害文字漸多臣恐須置局詳定作畫一條貫然今來止是變復舊法略有修正其置局不須多設官員仍乞責立近限了當又貼黄稱勑内止坐司馬光奏請後畫聖旨依奏並無朝廷措置處

分外人莫不疑駭以謂廟堂之上議不合同各有私貳故𦪬莽行下意欲引發異論之言及要諸路申請紛紛指以為動揺之事此不可不察也摯十二日除中丞此據奏議遺藁

右司諫蘇轍言臣伏見二月七日三省樞密院劄子節文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色役人並依熈寧元豐以前舊法人數定差乞指揮諸縣官吏看詳若依今來指揮別無妨礙即便依此施行若有妨礙致施行未得限勑到五日内具利害擘畫申本州限一季聞奏奏

到各隨宜修改奉聖㫖依奏臣看詳上件指揮大綱已得允當其間節目頗有疎略差誤未易一一具言全在有司節次修完近見開封府奏開祥兩縣于數日之内依奏役法人數差到役人臣竊惟自罷差役今近二十年乍此施行吏民皆未習慣兼差役之法關涉衆事根牙盤錯行之徐緩乃得詳審若不窮究首尾忽遽便行但恐既行之後别生諸弊臣竊見州縣役錢所在例有積年餘剩今年夏料雖已放罷舊餘剩錢猶足支數年

欲乞朝廷指揮將見在役錢且依舊雇役盡今年而止

卻于今年之内催督諸處審議差役令的確可行更無

弊害然後於今冬迤邐差撥起自來年役使鄉户一則

差役條貫既審詳既行之後無復人言二則將已納役

錢一年雇役民力紓緩進退皆便臣深恐諸道以為朝

廷已行之命降到即行雖有妨礙更不陳述致差役之

條未盡其利若朝廷以臣此言可用欲乞下三省疾速

施行　又言新法以來減定役人皆是的確數目行之

十餘年並無闕事則舊法人數決為冗長天下共知況近降指揮明使州縣相度有無妨礙至于揭簿定差亦無日限今來開封府官吏更不相度申請于數日之間一依舊法人數差撥了絶如壇子之類近年以剩員充者一例差撥役人監勒開祥兩縣迅若兵火顯是故欲擾民以害成法尚賴百姓久苦役錢乍獲復舊更無詞說不爾必須爭訟紛紛為害不小乞下所司取問開封府官吏明知有上件妨礙更不相度申請及似此火急

催督是何情意特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瞰奏

舊録載于閏二月二日章惇駁議下今宜入置局詳定前

右正言王覿言伏覩今月七日勑行差役法此見朝廷深恤民隱不憚更張之勞以幸天下也然勑内止是備録門下侍郎司馬光劄子不曾經有司立成畫一條目今來既已施行若内有小節未安須當接續行下庶幾良法早定不為浮議所揺看詳諸色人並依熙寧元年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産定差此一節縁諸色役人自熙

寧九年後來逐旋裁減却人數已多差使不闕今來勅意務寛民力乞降指揮依見今役人立額定差幷衙前一役熈寧元年以前舊法許人投名故諸處多是投名與鄉差人相兼衹應亦甚有州郡全是投名人之處如或以少得投名之人方始兼用鄉差之法今既頒行熈寧元年以前差役條貫即合存留投名之人竊恐諸路州縣為見即今無買撲坊場酬折重難遂廢投名之法乞降指揮應投名衙前只用近年規繩以出賣坊場錢

支酬重難分數并給請受或内有不願依舊投名之人重别召募不行方得鄉差其官户僧道寺觀單丁女口户免役錢數即留助鄉差之人王覿奏新録但依舊録所載止此當求别本附益之仍自閏二月二日章惇駮議後移入置局詳定前二十六日編類章疏有一奏已附本日此奏或移附二十四日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

光非事實也故蘇轍首以為言此據邵伯溫見聞録并紹聖三年十二月己未董敦逸張伯溫謂蔡京詣政事堂白司馬光俣也或至東府耳今并附注伯溫敦逸所言于後邵伯溫見聞録第十一卷云王荆公知明州鄞縣讀書為文章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分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穀于民立息以償俾陳新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熙寧初為執政所行之法皆本于此然荆公知行于一邑則可不知行于天下不可也又所遣新法使者多刻薄小人急于功利遂至決河為田壞人墳墓室廬膏腴之地不可勝紀青苗遂取二分之利民請納之費至十之七八又公吏冒名新舊相因其弊益繁保甲保馬尤有害天下騷然不得休息盖祖宗之法一變矣獨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吳蜀之民以雇役為便秦晉之民以差役為便荆公與司馬溫公皆早貴少歷州縣不能知四方風俗故荆公主雇役溫公主差役差役雖舊典亦有

獘蕪內翰范忠宣溫公門下士復以雇役為未盡內翰忠宣子厚雖賢否不同皆聰明曉吏治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不私于所主元祐初溫公復差役改雇役子厚議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日害如役法則熈寧初以雇役代差役議之太速故後有獘今復以差役代雇役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太速後必有獘溫公不以為然子厚對太皇太后簾下與溫公爭辨至言異日難以奉陪喫劒太后怒其不遜子厚得罪去蔡京者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役之法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子厚入相復議以雇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久不決蔡京兼提舉白子厚曰取熈寧元豐役法施行之耳尚何講為子厚信之雇役遂定蔡京前後觀望反復賢如溫公暴如子厚皆足以欺之真小人耳溫公已病改役法限五日欲速行之故利害未盡議者謂差雇二法兼用則可雇役之法凡家業至三百千者聽充

又許假借府吏胥徒雇之無害衙前非雇上戸有物力行止之人則主官物護綱運有侵盜之患矣惟當革去管公庫公厨等事雖不以坊場河渡酬其勞可也雇役則皆無賴少年應募不自愛惜其弊不可勝言故曰差雇二法並同用則可行也荆公新法農田水利當時自不能久行保甲保馬繼亦罷獨青苗散斂至建炎初中國罷亂嗚呼荆公以不行新法不作宰相溫公以行新法不作樞密副使神宗退溫公而用荆公二公自此絶伯溫所云蔡京詣政事堂白溫公溫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按溫公以正月二十一日謁告直至五月十二日方入對正月二十一日上疏乞罷免役二月七日得旨依奏此時溫公卧家伯溫所聞必誤或溫公嘗名京至東府如紹聖三年十二月京與董敦逸自辯章然京自辯草章要未可信今姑存之更須考詳

紹聖三年十二月已未翰林學士承旨蔡京與侍御史董敦逸辯初敦逸言元祐初司馬光秉政蔡京知開封

府光唱京和首變先帝之法行下諸縣各希望風旨只祥符一縣數月之間差撥役人一千一百餘人是後行于畿邑遍于諸路皆是蔡京首為順從何其變之速也乞檢會司馬光章惇劄子并章惇貼黃皆有文據蔡京元祐初略無建明只附司馬光變一先帝之法京言臣昨知開封府于元祐元年二月内降到司馬光差役法令州縣揭簿定差其降到指揮内仍稱如無妨礙即便施行若有妨礙限五日申其開封府雖轄諸縣自來只管勾京城内公事應被朝旨亦只翻録行下諸縣闗中而已至于人户差役簿書之類皆諸縣一面施行故當時差法並是諸縣一面定差其開祥兩縣在輦轂之下既見法内有即便施行之文所以承行不敢少緩開封府雖見諸縣承行之急縁是遵依法内指揮開封府豈敢禁止然臣於是時以法令更改上則執政大臣争論不得下又無百姓陳訴自非明見利害之實未易遽奪亦不敢坐視更變猶以點檢驗擾催督為名差官遍詣

諸縣看詳商量又于閏二月內具狀奏稱諸縣中到未可施行事乞從本府一面奏上或因提點司看詳尋被勑命令與提點司同共聞奏則臣欲具可否論列于此可見勑命見在豈敢首為應和其司馬光因此三次召臣到東府詰責不差衙前并有何利害差官相度因依怒見辭色臣更不待所差官回即乞外任其司馬光差法開封府被受未及一月餘日臣已罷去遂流落外任十年臣之孤蹤衆所共見臣若能應和司馬光則必為光所知不應變法之始一月之間一請遂得罷去

尚書左丞呂公著劄子勘會司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間不無踈略未完備處若博採衆論更加公心申明行下向去必成良法今章惇所上文字雖其言亦有可取然大率出于

不平之氣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命令大體早來都堂三省樞密院會議章惇安燾大叚不通商量況役法元不屬密院若如此論議不一必是難得平允望宸衷詳酌或選差近臣三數人專切詳定聞奏遂具韓維李常范純仁孫覺孫永呂大防王覿姓名乞自禁中指揮選差三數人降出又言自來故事朝廷有大議論亦多選差兩制或下兩省定奪近劉摯王巖叟蘇轍數有論奏恐涉嫌疑惟宸衷裁擇章惇安燾不通商量當考章惇不通商量其事已見獨安燾未詳王

巖叟論奏二月六日後來獨未見當考　是日丁亥二十八日詔門下侍郎司馬光近奏建明役法大意已善縁關涉事衆尚慮其間未得盡備及繼有執政論奏臣僚上言役法利害若不精加考究何以成萬世良法宜差資政殿大學士兼侍讀韓維吏部尚書吕大防工部尚書孫永給事中兼侍讀范純仁專切詳定以聞仍將逐項文字抄録付韓維等舊録于二月二十九日戊子載此詔而新録于閏二月二日庚寅始載之據司馬光集内降指揮乃二月二十八日丁亥今以光集所載内降指揮月日為定政目亦係之二十九日蓋二十九日始行之也舊録又云蓋自

光還變差役之法州縣承行擾攘民被其害朝廷悟其非故置局詳定馬按置局乃用呂公著劄子兼劉摯王巖叟亦有是請還云民被其害舊録誣謗類此新録獨置此不辨似疎略也

司馬光言臣伏見御批指揮以臣近建明差役法慮其間未得盡備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切詳定聞奏臣竊以免役錢之病民自向日臣僚民庶上封事及日近劉摯等奏陳言之甚詳非獨出臣一人之私意也陛下幸用臣言悉罷免役錢依舊差役詔下之日中外歡呼往來之人聞道路農民迭相慶賀云今後這回快活也然則此

令之下深合人心明白灼然無可疑者其間條目未備
不能委曲盡善固須有之臣所以乞下諸路州縣官吏
令看詳若有妨礙施行未得即具利害擘畫以次上聞
誠以畎畝幽隱南北異宜自非在彼親民小官無以知
其詳悉故令各具所見指陳利害所以盡下情求民瘼
非謂勑書一下禁人不得復議也俟其奏到徐議添改
何後之有要在早罷役錢復差役為大利而已如構大
厦棟宇已立雖户牖未備可以徐圖今陛下令韓維等

再行詳定考究利害完補漏略成就良法固無所妨但
勑下已踰半月州縣差役約已及半方行遣紛紜臣愚
竊恐聞此指揮謂朝廷前日之勑改更未定或斂錢或
差役尚未可知官吏惶惑不知所從衆庶失望怨嗟益
甚必有本因新法得進之臣乘此間隙爭言免役錢不
可罷因聚斂獲功之吏稱舊條未改督責免役錢愈急
是民出湯火濯清泉復入湯火也伏望朝廷特賜申勑
州縣言今來止為其間條目未備令維等詳定所有差

役仰州縣依前勑一面施行候定到事節續降下次免致于差役雇役中半紛紜之際令出反汗人情大揺實天下幸甚初范純仁自慶州召入純仁與司馬素親厚聞光議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暴革蓋治道惟去太甚者耳又况法度乃有司之事所謂宰相當為天子搜求賢才布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苟不得人則雖付以良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為民病矣乃言于光欲且緩議先行

于一州俟見其利害可否漸推之一路庶民不騷擾而法可久行光弗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簡遺之曰蒙示奏藳益見公之存心然此法但緩行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今公寧欲擾民而且將疎略之法使謬吏遽行則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更有擾矣一夫不獲公之所念而忍以擾事毒重困之民以愚思之不類公之所舉今純仁畫計不改公之法而止欲先自京西推行使不擾一人而公法可成乃不蒙采

聽不審何謂又公既知純仁不欲速而示之以益堅之
削蓋欲使知其罪而默默耳默默何難人人皆能不止
能默亦可賛公使公喜而自容于門下何用犯公怒而
喋喋也若果如此則是純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富
貴也何用白首强顏于此媚公求合哉惟其如此所以
誤公一顧而提携至此惟公憐其誠而深察為幸昨日
言三事而公從其二在公屈已從人之義固已足矣在
愚者獻言之分已得矣奈此一事騷及天下而回奏將

多以取疑于上則異我者得以指瑕害公致君之效矣若得回奏猶是賢吏若便施行其驗愈甚仁而失國徐偃有之則公未可直以我心至誠于仁便謂民受賜也言以人輕徒此煩賂至憂至懼惟公少加采察光弗聽也　始議復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禄言于司馬光曰熙寧初百禄為咸平縣役法之行罷開封府衙前數百人而民甚悅其後有司求羡餘務刻剥為法之害今第減出錢之數以寛民可也光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

贓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禄押刑房固執不可且謂鄉民被徭役今日執事而受贓明日罷役復以贓遺人既以重法繩之將見當縣衣赭充塞道路矣光曰徽公幾為民害遂已之此據范祖禹銘百禄墓附二月末初議役法時舊傳但存免役減錢議新傳并去之不知何故 左正言朱光庭奏此據編類章疏增入二月二十八日臣聞宰相之任所以輔佐天子治天下安危之本實繫於斯苟非其人必致覆餗若蔡確者豈有大才大徳大忠大義聞於天下惟是懐私挾邪覬望逢迎事君何嘗不欺進身

何嘗以正由滋彰獄事至大任用居恒祇以揣摩人意為履業昨來扈從神宗靈駕極見不恭臣已具論其事裕陵事畢故事當去而不去猶喜權固寵百巧圖安方聖德日新睿明洞照姦邪露跡莫敢自保上畏天威下懼清議遂成自請非得已然恭以陛下知幾其神惟克果斷因其自請去之勿疑假之外藩禮亦不薄屏此姦邪進以忠正太平成就當在今日臣願陛下留神察愚忠以幸天下貼黄天欲雨而未雨似有所待臣願陛下

上順天意早屏姦邪無害聖政膏澤自降歲則大熟又貼黃姦邪既屏忠正可進陛下致太平功業得司馬光范純仁可不勞而成願陛下進此二臣以輔大業臣前章已具言之又貼黃臣累言蔡確姦邪今日因其自請俾之善去固為天下之幸外有章惇韓縝臣亦累言其姦邪臣願陛下早賜睿斷

戊子呂公著乞陝西帥漕同計五年之蓄從之𦆯本就撥外給降政目有此當檢詳是年六月二十四日是三年四月六日紹聖元年十二月三日

月太師致仕文彦博言臣數年前判河南府日見調發師兵進討西夏受國恩深形于過計遂累具章疏論列利害蒙先帝恩專差臣男貽慶賜臣答詔仰詳詔意乃知先帝本意止務安邉不欲輕舉皆是邉臣希望功賞為國生事徼幸萬一以致兵食困匱財力殫耗今聞於道路之言西人欲求内附臣以為蠻夷猾夏堯舜之時所不能免伏望陛下恢天海之量廣示開納御四裔之術羈縻而已由此可以偃兵止固吾圉要荒懐服中夏

安寧太平之風寖久臣又以朝廷舉事必較利害惟務
開疆以希功賞即不知用兵之時所費錢糧若干得地
之後所得租賦若干凡一歲屯戍兵馬所費糧草之直
若干所得不償所費遠甚即是竭中原生民之膏血以
事荒遠無用之地此乃唐開元之末務賞邊功邊臣各
求徼幸致中原困竭唐業下衰可為商鑒今因西人請
命伏望朝廷熟計而審處之老臣不勝區區憂國之心
廹于傾輸言無倫次所有前者蒙先帝所賜詔書輒敢

進呈所貴詳知先帝素志惟在安邊不務輕舉貼黃稱元豐五年李舜舉過洛道先帝意旨令邊臣自固邊鄙多如臣所受詔旨爾後以徐禧南方書生不曉邊事繼之李稷急于官賞妄有開陳經畫遂致永樂敗事臣荷先帝異恩去年春蒙賜御詩云嘉言時幸寄東車臣亦仰和聖製有顧傾丹懇上公車之句去年三月西人由熙河路入朝求内附臣欲密啓所見未幾先帝不豫遂止今西人復來須至有此開陳望聖明照察此據文彦博集自注

云元祐元年二月

臣僚上言竊見祖宗朝為天下州縣守令僻在遐遠多不修舉職事遂于諸路措置轉運使按察糾舉使諸路郡守縣令無不職之人則天下至廣壹無寃枉故知轉運使之職非小補哉而後用任至久弊病浸生又至運司續添管勾官雖得人已是煩冗不得人姦巧媚上凡一州郡已是事多加之數人職司文檄往復與舊叢最妾糾察廢置與舊繁多一州一縣莫不騷擾蓋只知進已而不知害人只知益上而不知損下若久

任用如此之人卒無安静之理也臣欲乞將天下諸路轉運司除留運勾一人外乞罷隨行管勾官若廢之則運司亦不至于闕事置之則徒成煩挠也伏乞朝廷察臣之言特與罷去則諸路更不至多生事體剥刷民間天下豈不幸甚　又臣僚上言御者效車雖六馬之多執一策而臨之馬調而車安使衆人驅以數策則馬煩而車敗矣夫監司之蒞一道猶御者之于車也提其綱而振之屬部清矣頃年添差勾當公事官隷轉運司者

曰運勾提舉司者曰提勾鹽司者曰鹽勾措置司者曰
措勾安撫司者曰撫勾官號之異昔所無有竊計河北
一路亡慮二三十員出入乘馹請券所過州郡到發皆
有酒食之饋油燭柴炭之給特優于他官而無有限數
此等皆小官新進鮮顧事體憑恃勢要妄自尊大以邀
郡邑之承迎小有違忤則吹毛求疵動生瘡痏州縣畏
而奉之過于監司其有所詣不徒徑往遽須迂遠數郡
以斂供饋道途絡繹項背相望小州公使褊狹殊為厭

昔方天下無事郡邑皆循守法度監司無大措置徒使
此曹紛紛無益而有損甚無謂也宜一切罷遣俾還選
部如逐司有公事選委部下清強之官必無闕乏如此
則監司之職清肅郡邑無擾獨策一而車安矣　詔諸
路轉運司河北路管勾文字勾當公事准備勾當公事
准備押綱管勾帳司河東路管勾文字勾當公事准備
差使本司催綱管勾帳司陝西路管勾文字勾當公事
管勾帳司逐路各留管勾文字勾當公事管勾帳司官

各一員京東路管勾文字點檢計置鹽事准備管押綱運諸般勾當差使勾當鹽事管勾帳司京西路管勾文字准備差使勾當公事管勾買鈔請鹽蕃催促般運監鹽場管勾帳司廣南東西路江南東西路荆湖南北路淮南路兩浙路福建路成都府路利州路梓州路夔州路管勾文字管勾帳司逐路各留管勾文字管勾帳司官各一員淮南發運司勾當公事管勾文字糶糴官准備差遣點勘文字留勾當公事管勾文字糶糴官各一

員府界提點司勾當公事管勾文字管勾帳司兼驅磨
簿歷留管勾文字管勾帳司官各一員提舉陜西買馬
監牧司準備差使勾當公事留勾當公事一員都大提
舉成都府永興軍等路榷茶司勾當公事管勾文字留
勾當公事二員管勾文字一員措置河北糴司勾當公
事管勾文字留勾當公事一員經制熈河蘭會路邊防
財用司勾當公事管勾帳司留勾當公事二員管勾帳
司一員大名府路安撫都總管司管勾機宜文字安撫

司準備差遣留管勾機宜文字準備差遣各一員河東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管勾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字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準備差遣環慶路都總管經略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字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涇原路都總管經略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字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秦鳳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管勾機宜文字書寫機宜文字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經略安撫司準備差使定州路都總管安撫

司正定府路都總管安撫司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司管勾機宜文字勾當公事逐司各留管勾機宜文字勾當公事各一員其係奏差到親戚管勾書寫機宜文字依舊府界提舉司左軍管勾官右軍管勾提舉出賣解鹽司勾當公事催促和雇脚乘兼裝發鹽場勾當成都府利州路經制買馬司勾當公事准備差使提舉河北鹽稅司勾當公事陝西鑄錢司勾當公事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司勾當公事並罷元豐八年十一月十四日政目

諸州管勾官更不奏差元祐元年閏二月二十九日戸部乞罷諸州管勾官從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六十八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閏二月己丑朔右司諫蘇轍言臣頃論奏蔡確韓縝才不足用及多過惡乞賜罷免至今未見施行確近已上章求退而縝安然未有去意臣恐陛下隱忍不決久失天下之望竊惟先帝在位僅二十年厲精政

事變更法度將以力致太平追復三代是以擢任臣庶至有起於小臣十餘年間致位公相用人之速近世無比者究觀聖意本欲求賢自助以利安生民為社稷長久之計夫豈欲使左右大臣媮合苟容出入唯唯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竊取利祿以奉養妻子而已哉然自行法已來民力困敝海內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欲改

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臨政奉承遺
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寛保甲免買馬放修
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
青王子京張誠一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皷
舞相賀臣愚不知朝廷以為此數事者誰之過也上則
大臣蔽塞聰明逢君之惡下則小臣貪冒榮利奔競無
耻二者均皆有罪則大臣以任重責重小臣以任輕責
輕雖三尺童子所共知也今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

大臣則因而任之將復使爕理陰陽陶冶民物臣竊惟朝廷之意將以禮貌大臣待其愧耻自去以全國體今確縝自山陵以後猶端然在職不肯引咎辭位以謝天下臣謹按確縝受恩最深任事最久據位最尊獲罪最重而有靦面目曾不知愧確等誠以昔之所行為是則今日安得不爭以昔之所行為非則昔日安得不言窮究其心所以安而不去者不過以為是皆先帝之所為而非吾罪也夫為大臣忘君狥己不以身任罪戾而歸

咎先帝不忠不孝寧有過此臣竊不忍千載之後書之
簡册大臣既自處無過之地則先帝獨被惡名此臣所
以痛心疾首當食不飽至於涕泗之横流也確等皆碌
碌常才無過人之實朝廷將取其徳則不聞其孝弟可
稱將取其才則不聞其功業可紀將取其學則不聞其
經術可師徒以恱媚上下堅固寵禄陛下何不正確縝
之罪上以為先帝分謗下以慰天下之望今獨以法繩
治小臣而置確縝大則無以顯揚聖考之遺意小則無

以安反側之心故臣竊謂大臣誠退則小臣非建議造事之人可一切不治使得革面從君竭力自効以洗前愆臣不勝狂愚忘身為國乞宣示此疏使確績自處進退之分臣雖萬死不以為恨又言臣竊覩蔡確所上表雖外迫人言若欲求退而論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抜當世之者艾以陪輔王室者臣謂當世之者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者也所謂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此二者

皆確為相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見孰能行此確既不自引咎又反以為功著之表疏傳之天下則是確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於確臣不勝憤懣乞賜詳酌施行　左正言朱光庭奏（據編類章疏增入閏二月一日）臣自供職以來累具章疏言退三姦進三賢乞陛下早行睿斷以幸天下今日蔡確請去是天欲去一姦臣矣願陛下因其自請去之勿疑臣巳兩進愚忠於天聽願陛下留神果斷以順天意外有章惇姦

臣尚安厥位亦願陛下早行屏去竊惟惇之所為更甚於確自知素履不為清議所與向日妄作荆湖邊事欺罔朝廷僥倖大用自陛下臨御以來百端沮抑聖政肆為辨說内懷覬望動出俚語市井小人之不若今日蔡確請去竊恐惇猶次進設使若惇之小人進至宰輔則朝廷治亂從可知矣蓋任小人未有不亂之理臣願陛下察其姦慝早行屏去不可令更進大任以害生靈臣願戒之謹之深留聖慮又若韓縝素無行義不自度德

因緣閥閱遂至大用然而内有賢兄外有賢士大夫顧
利懐寵不為引避盖只知爵禄之為榮不知名教之為
貴可謂無耻之甚矣是亦固位之姦臣臣願陛下早行
屏去勿使僥倖大任以遂其貪此三姦在陛下之朝如
四凶之在舜朝舜能去之然後天下咸服恭惟陛下睿
明公正冠越今古願法虞舜之所以去四凶以去今之
三姦則太平可立而待臣所謂進三賢者亦嘗具聞於
上矣今若蔡確先去則乞進司馬光補蔡確之闕進范

純仁補門下侍郎之闕若童悍韓縝繼去則乞進范純
仁補韓縝之闕進韓維補童悍之闕孔子曰舉直錯諸
枉則民服臣願陛下特奮睿斷退三姦進三賢一舉錯
而天下能事畢矣又何患太平之不成哉臣愚不勝惓
惓貼黄今日治亂安危之所繫惟在陛下退三姦進三
賢一舉錯之間耳此天下之幾事不可失也臣願陛下
留神特奮睿斷施行　御史王巖叟嘗入對極言蔡確
陰邪巧佞深阻難知又擅自封殖耽寵固權未嘗以國

家為念臣踈遠小臣於蔡確素無讎嫌於司馬光等亦非親舊但憤姦邪用意如此近日薦高遵惠韓宗文張璡遵惠太皇太后之叔宗文右僕射韓縝之姪璡中書侍郎張璪之弟蓋其意不在三人而在諂其親不在諂其親而在資其身不知此等事合教天下人道姦邪否陛下虛心委政大臣陰陽不和非陛下失德皆大臣之過臣觀兩漢故事凡水旱災異則策免三公今自當策免之時此等人在左右極於官家無益上曰難得人對

曰全材則難得優於此人者易得上又曰止為他受遺對曰啟陛下不可受遺後長占定此地位況自太皇太后已定大議此輩只是請得熟戍濫為受遺其實何功之有假令受遺不知比韓琦如何韓琦厚陵復土後先帝堅留至竟求去又論蔡確縱弟碩不法曰碩少無行初為密州司理巳嘗姦贓敗官坐廢於家則碩之所為確非不知也確方當國碩又嘗冒法於市易務賒羅九十匹段限滿不還官錢太府少卿吳安持發其事奏既

上碩方從後使人納之偽爲先納者反誣安持爲妄言確遂付安持於吏議乃風諭知開封府蹇周輔逼脅安持不得已自誣服天下稱其寃確於是時復矯爲奏章救解安持則是確與碩爲餘地以縱其姦非一日矣碩爲軍器監請自辟官二員經制軍器物料工部勘當斷以爲不可忽從尚書省直降指揮如軍器之請碩辟官之私意確不容不知碩用度奢侈過於君相少監俸入能有幾何而饗奉如此確同居豈不見見之固當問所

從來不當坐視而不問也今不黜確後日大臣子弟必自肆而不置意於法矣上曰待便行此並據王巖叟朝論增入

庚寅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世以為恨云蘇轍自序云蔡確韓縝章惇皆坐言者逐去然卒不以前後反覆歸咎先帝罪之世以為恨

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司馬光依前官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光方以病再乞宮觀未報而有是命光固辭不許令閤門就賜

光制書光又固辭乞留制書閤門須疾損入對又不許

舊錄云始確受遺輔立光乘變故入覲因得輔政挾怨酬君乃黜確光即登用人主孤立天下寒心由是法度大變矣新錄辨曰蔡確受遺輔立本無是事元祐時及安燾樞密所記備見其詳挾怨酬君之語可謂厚誣人主孤立天下寒心尤為誕謾畧無忌憚一至于此始確至法度大變矣四十二字並刪去

司馬光言

臣聞書曰人惟求舊蓋以其歷事之多也夫老成之人輔相累世如周之太公周公召公畢公唐之郭子儀裴度皆難得之賢臣也臣竊見文彦博沉敏有謀畧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自仁宗以來出將入相功效顯著此

天下之所共知也年踰八十精力尚强臣初除門下侍郎日已曾奏乞名彦博置之百僚之首以鎮安四海尋蒙陛下遣梁惟簡宣諭以彦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起臣當時新入朝恭承詔旨更不敢復言今蔡確出知陳州以臣代之臣方敢再有敘陳竊惟彦博一書生耳年逼桑榆富貴已極夫復何求非有兵權死黨可畏懼也假使爲相陛下一旦欲罷之止煩名

一學士授以詞頭白麻既出則一匹夫耳何難制之有震主之威竊恐防慮太過也若依今官制用之為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左僕射亦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僉書發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稟在陛下臨時優禮耳自古國家藉其才謀致仕復起者蓋非一人何為不可彥博今年八十一朝廷不過得其數年之力耳願急用之臣但乞為門下侍郎彥博為政庶亦時有小補今不以彥博

為首相而以臣處之是猶捨騏驥而策駑駘棄璵璠而
收碔砆臣竊為朝廷惜之臣今自書此劄子不令人見
陛下若允臣所奏乞自以聖意行之若以已除臣左僕
射難為無故以他人易之則臣欲露表舉彦博自代乞
御批依臣所奏以臣表付學士院草麻施行不聽四月己丑
乃名彦博　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太原府吕惠卿知
揚州正議大夫知瀛州謝景温為寶文閣直學士知太
原府景温尋名入知開封府景温知開封府在此月二十二日惠卿三月二十日

宮祠

三省言霍翔呂公雅提舉保馬不循詔旨至減朝廷元立年限之半督責收買急圖己功兩路騷然民力困敝昨來雖各移任然其欺罔害民之罪未加紬責無以懲沮詔霍翔差管勾太平觀呂公雅添差監舒州鹽酒稅務　詔堂除差遣除在京職事官外並替成資闕

又詔已差官詳定役法令諸路且依二月初六日指揮定差仍令州縣及轉運司提舉司各遞與限兩月體訪役法民間的確利害縣具可施行事申州州為看詳保

明申轉運提舉司轉運提舉司看詳保明聞奏仍令逐州縣出榜許耆舊係納免役錢今來合差役人户各具利害實封自陳二月二十八日差官劉摯言免役錢之為天下害也久矣陛下一旦罷去復用祖宗差法中外罔不欣快臣尋曽奏乞堅守差法大意力行毋疑勿為異論所動其有條目未備措置未盡之事外則已於前勅許州縣監司申明内則已嘗選官置局詳定今勅命若止於展限則可也而其間命令有未安者臣於是疑陛下於此

法之意似已為異論所揺矣且命令之出要在必行豈可却云且行則天下奉承者豈不疑惑懐私之人豈不觀望又令舊納錢者今被差者皆具論列縁四海百姓向來無不納錢則是竭天下之人使之實封議法則求言無乃太廣乎實封之狀州縣必須疲於遞送其達於朝廷者計須山積則考閲何時可遍而所謂差役之法何年可見其成也不知誰建此論者葢欲為遷延之謀動揺之術不意朝廷從而行之甚哉邪説之可以移主

聽也故免役與差役利害明若觀火易見也參差不齊在所修立者其大不過十餘條目而已今已選官建局但宜趣具畫一宣布行下大法既先定如州縣奉行委有未便方聽依限申請然後隨事修備則豈不簡直易行而何用此紛紛以遂沮害之計名天下之疑哉伏望速賜契勘如已頒行即乞於勅內自仍令逐州縣出榜以下三十字更不施行又言先王順人情以立政故政令之行自合於人情莫不服也今設官建局以議大法

但思所以便安於人可也何至徧問天下百姓使人為之說此古今所無也天下百姓實封之議雜然而至將如何去取哉此止欲稽滯以生變不可不察也　王巖叟言臣伏以陛下差法大意已善而更欲曲盡事情故選用近臣令加詳定命出之日上下同詞稱為至當詳定官當自於新舊法中參取便事裁而成書頒之天下必皆允愜不須朝廷別降指揮更下四方惑亂衆心竊覩近降指揮全與前來勅意異同乃是為陛下謀者未

容詳定先欲皷紛紛之論以揺良法又前勑為巳見民
間免役之害故復差法而今勑方云限兩月體訪利害
朝廷豈不知昨來四方應詔上書之人以千萬計皆是
斥言免役不便足為信矣何須更煩體訪故作逗遛前
日民言若不為信則後來之語如何可憑前勑不以委
提舉司而今勑又令提舉司看詳保明朝廷豈不知提
舉官多是護持獘法之人人人利於且為監司惟恐便
行廢罷見此指揮必生觀望以為免役可存妄有陳述

姦人得以藉口誑惑聖聰動搖善政誤陛下仁民愛物之良法伏望特賜收還近勅候詳定成法日别取旨施行庶命令無反復之嫌中外無二三之惑閏月八日朱光庭王覿又奏初十日遂降指揮

尚書省言禮部以掌貢舉為職伏見朝廷用經術設科蓋欲人知禮義學探原本近歲以來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其患在於治經者專守一家而畧去諸儒傳記之説為文者惟務解釋而不知聲律體要之學深慮人材不繼而適用之文從此遂熄兼一

經之內凡可以為義題者牢籠殆盡當有司引試之際不免重複若不別議更張寖久必成大弊欲乞朝廷於取士之法更加裁定　又禮部言乞置春秋博士及進士專為一經　又侍御史劉摯言伏見國朝以來取士設科循用唐制進士所試詩賦論策行之百餘歲號為得人熙寧初神宗皇帝崇尚儒術訓發義理以興人才謂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試以經義儒士一變皆至於道夫取士以經可謂知本然古人治經無慕乎外故

其所自得者內足以為已而外足以為政令之治經以應科舉則與古異矣以隂陽性命為之說以泛濫荒誕為之辭專誦熙寧所頒新經字說而佐以莊列佛氏之書不可究詰之論爭相夸尚場屋之間羣輩百千渾用一律主司臨之珉玉朱紫困於眩惑其中雖有深知聖人本旨該通先儒舊說苟不合於所謂新經字說之學者一切在所棄而已至於蹈襲他人剽竊舊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盖其無所統紀無所隄括非若詩賦之有

聲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盡得知也詩賦命題雜出於六經諸子歷代史記故重複者寡經義之題出於所治一經一經之中可為題者舉子皆能類聚裒括其數豫為義說左右逢之才十餘年數牓之間所在義題往往相犯然則文章之體貢舉之法於此其獘極矣詩賦之與經義要之其實皆曰取人以言而已賢之與不肖正之與邪終不在詩賦經義之異取於詩賦不害其為賢取於經義不害其為邪自唐以來至於今日名

臣鉅人致君安民功業軒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
數而皆出於詩賦則詩賦亦何負於天下哉或取一詩
賦或取一經義無異道也但有司所言之法有難有易
有難有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去取或失其實則所繫
者大矣然則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試法復詩賦
與經義兼用之進士第一場試經義第二場試詩賦第
三場試論第四場試策經義以觀其學詩賦以觀其文
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材前二場為去留後二場為名

次其解經義仍許通用先儒傳注或已之說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釋典庶可以救文章之弊而適乎用革貢舉之弊而得其人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又言漢制因天見災異或政有闕失則詔郡國及在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天子親策以求其言至於國朝沿襲故事於是置為賢良茂材科目隨貢舉名試其於得人視古為盛近時之制遂罷此科臣竊以為國家之道得士欲廣故取之非一途謂常選不足以致異人故設制科以

收超絶之才而每舉中等不過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門户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於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則廢其科不用此何謂也臣愚欲乞復置賢良方正及茂材異等科每遇貢舉詔近臣依舊制舉試所以廣言路求人材繼祖宗之制也又言近制明法舉人試以律令刑統大義及斷案謂之雜科明法登科者吏部將司法員闕先次差注在進士及第人之上臣竊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禮義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

惟君子用法必傳之以經術法之所治理之所在也故惡有所懲而常不失忠恕之道舊制明法最為下科然其所試必有兼經雖不知其義而止於誦數而先王之意猶在也今新科罷其兼經專於刑書則意若止欲得淺陋刻害之人固滯深險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數比舊猥多調擬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謂宜有更張欲乞新科明法並加論語孝經大義登科之額裁減其半及注官之日並依科目資次所貴從事於法者稍不遠義而士

之流品不失其分伏望聖慈裁酌如賜開允即乞今年降詔並自元祐五年秋賦為始詔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司業集議聞奏所有將來科場且依舊法施行舊錄云侍御史劉摯言乞貢舉進士添詩賦復置賢良茂材科新科明法添兼經大義及減人數詔禮部與兩省學士待制御史臺國子司業集議聞奏所有將來科場且依舊法施行先帝廸士以經術罷雕蟲篆刻之習士始知義理之學摯遽言復之新錄辯曰國朝用詩賦取士得人為多至是復祖宗之舊摯乞添詩賦非不用經術也自先帝廸士至遽言復之二十六字並削去新舊錄於摯所言才舉一二語今全錄之此後或可載司馬光議自三月五日移入此據范純仁謂光元宰則附三月五日為允此年四月三日六月十

二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三年九月九日十一月十日　詔歲舉官陞陟者承務郎以上並依合舉改官及充幕職官縣令之數大使臣准小使臣法通判許舉承務郎以上依知州舉充幕職官之數　詔河北逐路總管副總管更不兼將並令提舉訓練覺察本路軍馬公事　又詔府界五路提舉保甲司指揮州縣如有見送納軍器若不是非理損壞不堪或事件不全止據見在受納不得須令修整賠填仍曉示若有隱藏換易元給官弓弩者限一月首

納特與原罪限滿不首即依私有禁兵器法告賞　禮部言董戩等貢乳香及溫錫沁貢犏牛合行回賜詔並增二分賜之其鄂特凌古近差到進奉首領等仍並依董戩改賜例支賜　詔以右正言蘇轍所論蜀茶五害劄付黃廉其蒲宗閔仍不得預簽書事二月二十四日轍論蜀茶五害已見本日　涇原經畧司言西界蕃部哩博晉巴投報西賊點集得實詔哩博晉巴與都虞候仍於近裏族分住坐陝西轉運副使吕大忠言乞延渭秦慶州永興軍通判

許本司選定奏差一次從之　蘇轍言臣近奏乞取問開封府官吏明知熈寧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顯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相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日限輙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内廹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壞成法乞賜行遣以戒天下挾邪壞法之人至今未蒙施行謹按權知開封府蔡京職在近侍身為民官若不知舊法人數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請是不忠京新進小生學行無聞徒以王安石姻戚蔡確族從因縁幸會

以至於此近者段繼隆公事道路皆知其私徇繼隆出於胥吏兄弟數人布列三省京嘗為檢正官與此輩狎暱繼隆贓汙顯露理在不疑而大理寺官吏畏避觀望數月不決今者方欲推行差役舊法王畿之政為天下表儀而使懷私之人竊據首善之地四方瞻望何所取法乞賜指揮先罷京開封府仍勅大理寺疾速結絶前件公事所貴官吏不至觀望首鼠以長姦私先是有李雍者經開封府訴知濟州段繼隆賣進奉恩澤蔡京初

判追人事連門下省守闕令史段處約當申省京已判申字尋抹去止判追餘人就問處約及處約分析到即令勘雍吏言處約偏辭恐未可信京遂抹勘字别判放字不復究雍所訴事既而御史臺察舉詔送大理寺依法施行處約兄處厚中書省令史弟處信尚書省令史兄弟三人並隷三省京前任中書檢正繼隆乃堂後官京曲法庇之故臺諫皆以為言也此月十八日蘇轍又言大理寺未曾結絶

辛卯詔新除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蔡確如前宰相儀

朝奉大夫天章閣待制知成徳軍劉瑾卒閏二月三日

壬辰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吕公著為門下侍郎給事中王震為龍圖閣待制知蔡州震初附王安石以進及司馬光當國震心不自安欲引去會光以州郡獄情理可憫刑名疑慮得貸者衆雖有生比不肯用震見光省中曰天下奏案一耳前此例貸死今何殺之光曰刑輕於古致民易犯刼刑名疑慮引例求貸皆古所無震曰漢約法三章傷人及盜抵罪今盜固有至死者

罪疑從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聖人在上憫元元之意也且漢有决事比何謂無之明日以光所斷當生而殺者具其名數誦言於朝而御史王巖叟累奏言震不當居封駁之任乃命出守舊錄云司馬光變亂法度震度不能爭云云遂求補外新錄改云司馬光為相震心不自安餘並從舊錄然誦言於朝事尚須考詳未可信也巖叟言附震初給事中時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甲戌又去年七月甲寅八月癸酉可考光祿大夫知揚州滕元發為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朝議大夫倉部郎中王說知容州劉摯有言朝請大夫鴻臚少卿韓正彥知曹州

朝議大夫前知洪州孔宗翰辭司農少卿乞依世家例知兖州奉孔子祀從之宗翰除農少在去年十一月丙申今并此　環慶路經畧安撫使范純粹奏乞差監中岳廟編修禮部貢籍文字承議郎韓川管勾本司文字從之舊錄有此新錄削去要見韓川本末故特存此川賢者當立傳而史闕之當并考　詔府界提點磨勘司見催扶溝縣人戸耗草及鄢陵縣人戸肉臟錢特與除放新錄刪去　三省言元豐八年三月六日赦恩以前命官諸色人被罪今來進狀訴理據案已依常法慮其間有情

可矜恕或事涉冤抑合從寛減者欲委官看詳聞奏詔御史中丞劉摯右諫議大夫孫覺看詳以聞十八日孫升言可考

江南西路按察司言荆湖南路舊賣淮鹽蹇周輔請般廣鹽數百萬代淮鹽差轉運判官陳偲等相度湖南路般運廣鹽往全道郴州桂陽監出賣卻將四處所賣淮鹽均於衡潭等州添賣蹇周輔鹽法抑勒騷擾亦乞運廣鹽而陳偲張士澄附會推行周輔之法頓增鹽數肆行抑配除陳偲已死詔張士澄特衝替送吏部與合入

差遣初委陳偲張士澄在元豐六年十二月甲申八年四月丁丑初遣陳次升察舉江西五月戊申次升兼領湖南元祐元年二月蹇周輔等先責是月末呂陶論鹽事尤詳詔戶部勘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官本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戶已納過息罰錢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戶見今有無抵當物力速具保明以聞從蘇轍甲戌所奏也二月十五日甲戌蘇轍具奏舊錄云先帝理財裕民足國轍以為重歛致旱其後省併罷廢無所不至而水旱連年新錄辨曰省併罷廢所以寬民力也因此而致水旱連年豈其理哉自先帝理財至水旱連年三十字並刪去閏月二十九日丁巳改此指揮右司郎中張汝賢言准

朝旨按察福建路州軍比年增起鹽額之弊就四州軍所苦為甚者較之則邵武軍立額最重受害尤深行法之初知軍張德源務在增羨過有抑配將樂知縣楊永天資殘忍用刑慘酷宣化知縣趙侁光澤知縣曹格因緣趣賣決人稍多雖在赦前伏望特行黜責内楊永仍乞候南劍州奏到其餘罪犯公案一處照會詔張德源特衝替趙侁曹格差替楊永候案到令刑部奏取指揮楊永後如何行遣當考

録故左侍禁李公度男适為三班差使公度監熈

州市易務市糴場收息計緡錢一十八萬有畸故也

復慶州平戎鎮中丞劉摯監察王巖叟入對當在初四日但實録不載耳當考

甲午右諫議大夫孫覺右司諫蘇轍進對有旨俟簾下

內臣盡出方得敷奏此下附覺轍劾韓縝疏轍有月日可見覺必與轍同須覺集考證乃善邢恕孫縪録其祖父言行有云莘老與蘇子由首攻韓縝雖所言未必可信然兩人同時上章或不虛耳縪録已附正月二十四日癸未

覺言臣竊見右僕射韓縝素無德望稔

有愆惡百揆之任非縝所宜前後臺諫臣僚章疏不一

未聞縝有避位之心臣不勝憤懣以為朝廷今日四方

窺測之時天下延頸之際必得重德偉望才謀出世之人以為輔相則敵人不敢外侮姦雄不敢生心自緽在位敵使見之相顧失笑適足以貽朝廷之羞增邊陲之氣唐宰相裴度功名震異域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今者皇帝陛下春秋尚幼太皇太后陛下垂簾聽決此宜旁求遴選有德有望內足以操制姦雄外足以厭服邊境與司馬光同心一德佐

佑聖政維持紀綱天下幸甚韓縝物情不歸人望不屬言者紛紜久煩聖聽遲遲不急免罷深恐為朝廷生事轍言臣伏見陛下採聽羣言罷左僕射蔡確中外釋然具知朝廷清明邪正曲直不可復欺而右僕射韓縝獨端然據位畧無動意衆情疑惑臣忝備諫官不敢默已謹按韓縝才質凡鄙性氣麤暴文學政事舉無寸長比之蔡確遠所不及陛下聖明必無賢縝之理特以先帝新棄天下未欲從外別擢宰相不免循例以次遷補今

已逾年即位改元政令一新確既已罷去而縝任遇如故是以衆議紛紛未肯弭服臣聞韓縝家法不正雖其父子不能相安涖官猛暴至以酣酗鞭殺指使過惡雖著而無與國事臣不敢一一煩言如縝昔奉使定契丹地界舉祖宗山河七百餘里以資敵國坐使中華之俗陷没契丹敵人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雖有勁兵良將無所復施其後擢為樞密使職在安邊而西戎無釁用兵深入至使諸將敗衂前後喪師數十萬衆天下疲獘

帑廪空竭雖得蘭州及安疆米脂等五寨地而鳫階一生至今為梗存之則耗蠹中國為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請無緣强與遂使朝廷皇皇議論經年不知所出而縝曾無計以救前失據縝二罪雖伏斧質以謝天下不為過也而况備位宰相以來怙勢作威任情不法羣下洶洶側目畏之宗道宗古皆縝之親姪縝任在中書職當進擬並引二姪同升列卿因臺官彈奏始自舉覺各與降等差遣朝廷知其不可信任遂令三省自此同書

進擬縝之兄絳移守北京絳守北京在八年八月八日知父子無同領帥權之理而乞以其子宗師同管勾安撫司公事知轉運判官以按察己而乞以所親信人杜紘為之杜紘以權發遣河北運判為運判在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宗師同管帥事實錄不書必抽回指揮故也壞法亂紀莫斯為甚縝公行私意廢法狥兄以行其言父子同領大權古無此事惟東晉之衰司馬道子與其子元顯共執國政自非季世安有此例賴陛下聖明抽回指揮若其不然遂為四方口實臣又竊觀言事之官每有論

奏縝事縝懐忮恨不拘久近或罷其言職或因事責降
必報而後已先帝朝翟思為臺官言縝在樞府令所轄
邉將買馬虧價自羣牧司遷官盜使公使庫錢不還先
帝隱忍不行翟思近以司業作詩失韻非有大過而縝
逐思止與知軍差遣縝初作相臺官黄降言縝平生過
惡不堪大用陛下業已用縝未欲即罷縝畏其復言除
降國子司業雖似遷擢實奪其言事之權是以羣臣震
懾不敢忤縝臣知今日言縝異日縝必報臣然念臣起

於遷逐之餘誤蒙聖恩收拔至此不敢上負朝廷下辜公議是以為國排姦有死無二惟陛下裁察（三省自此同進擬文字與八年七月戊戌九月乙巳此年正月末劉摯所言合參考）朝請郎司門郎中呂陶為殿中侍御史從御史中丞黃履侍御史劉摯所舉也（二月四日履已罷中丞十三日摯已除中丞不知新舊錄何故如此書或是二人先曽薦陶當考）承議郎殿中侍御史劉次莊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次莊之出必有因依當考）左正言朱光庭奏（據編類章疏增入閏二月五日）臣累具奏陳乞行睿斷屏去姦臣以幸天下今蔡確一姦臣退

矣中外之臣莫不嘆服朝廷剛決之明實宗廟社稷之福外有章惇韓縝二姦臣未退竊惟天下大任非姦臣所當處如章惇之輕肆鄙俚敢為邪説以沮抑聖政韓縝之冒寵固位不知引避其賢兄是皆天下之姦臣去之則朝廷清明矣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後累奏特賜睿斷施行貼黄今日既用司馬光為宰相又用呂公著為門下侍郎矣所有尚書左丞闕乞用范純仁補之天下大政得此衆賢然後大治臣願陛下留神又貼黄臣累

奏乞退三姦進三賢今蔡確一姦退矣章惇韓縝不知進退廉恥之分臣願陛下特賜睿斷施行　右諫議大夫兼侍講孫覺爲給事中覺言臣竊聞有旨除臣給事中聖恩深厚所不敢當然臣伏見前後執政大臣每臺諫臣僚言有及之者多遷官以罷之使罷言職尋即令人别發微細過差逐之使去以報其私忿今言事官不顧大臣之威斥言其罪乞行黜免者所以報主上之恩行言守之責也至有人言未絶於口而身已擯於外不

惟人主威福移於大臣之家又使上為朝廷不顧忌諱
直節敢言之士慄慄危懼不保其身豈不可為朝廷惜
哉臣近因御史翟思在神宗朝論韓縝受人私饋馬先
朝不為施行擢思為國子司業思進神宗輓詞誤落韻
亦小過且言者及之謫守臨江軍御史黃降言縝為相
非才即遷降國子司業罷其言職臣見仁宗朝言事臣
僚為國盡忠於大臣無所避忌者仁宗終始保全之故
言者敢直言以報國恩一時名臣多由此出如臣微眇

流落於外十有五年神宗晚歲始賜召還皇帝陛下太
皇太后陛下臨政之始首蒙擢寘經筵去年九月中始
供諫職如臣愚賤前後言事不合聖意者不可勝數宜
在斥逐之日久矣今者蒙恩還給事於臣之私極為榮
幸然臣前後論績未嘗施行一日去職使績得挾怨中
傷臣實未知死所今日在得言之地尚可布露本末為
陛下言之一日去職怨嫌已成恐如翟思黃降臣雖欲
自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指揮收還給事中新命

使臣且供諫職他日韓縝去位之後別有差遣臣不敢辭後二十日詔覺復為諫議大夫二十六日甲寅覺復為諫議大夫覺又言竊見已降制除司馬光左僕射中外驩慶以為得人然臣見光論役法文字頗或疎畧尋有聖旨更差韓維等四人專切詳定立法推行可以永久矣光之學業行義羣臣莫與比者如更得忠亮篤實才識敏明之人相與左右揆度則萬務無不舉矣今韓縝人品汙下才薄望輕先朝以為樞密院都承旨本不以輔相期之

也陛下臨御未幾擢為右僕射士大夫無不失望今左相之位以處司馬光論者以為得矣韓縝尚為右相則賢不肖混淆人才雜處所謂氷炭同器也伏願聖慈罷縝相位別求賢才使與司馬光協心共濟則天下不難治矣惇雖小有才而為性強愎襟心不公廟堂之上以惡言相加所謂具瞻之地若此可乎張璪闇繆荒疎尤非所處若惇與璪可並罷去伏乞別賜推選有德有言堪其任者擢以代之　詔自今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

學士班序雜壓並在六曹尚書之上資政殿學士曾任執政官者准此　先是門下侍郎司馬光言竊以洪範八政食貨為先故古者國用必使冢宰制之祖宗之制天下錢穀自非常平倉隷司農寺外其餘皆總於三司一文一勺以上悉申帳籍非條例有定數者不敢擅支故能知其大數量入為出詳度利害變通法度分畫移用取彼有餘濟此不足指揮百司轉運使諸州如臂使指朝廷常遴選健吏精於理財者為三司官如陳恕林特

李參之類皆稱職有名者也其餘非通曉錢穀者亦罕得叨居其任理資序受厚俸而已故倉庫充溢用度有餘民不疲乏邦家乂安自改官制以來備置尚書省六曹二十四司及九寺三監各有職事將舊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既不相統攝帳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知錢穀之數五曹各得支用錢物有司得符不敢不應副戶部不能制戶部既不能知天下錢穀出納見在之數無由量入為

出五曹及內百司各自建白理財之法申奏施行戶部不得一一關預無由盡公共利害今之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也左曹隷尚書右曹不隷尚書天下之財分而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不得移用天下皆國家之財而分張如此無專主之者誰為國家公共愛惜通融措置者乎譬如人家有財必使一人專主管支用使數人主之各務巳分所有者多互相侵奪又人人得取用之財有增益者乎故利權不一雖使天下財如江海亦

恐有時而竭況民力及山澤所出有限制乎此臣所以日夜為國家深憂者也今縱未能大有更張欲乞且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其右曹所掌錢物尚書非奏請得旨不得擅支諸州錢穀金帛隸提舉常平倉司者每月亦須具文帳申户部六曹及寺監欲支用錢物皆須先關户部符下支撥不得一面奏乞直支應掌錢物諸司不見户部符不得應副其舊日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並乞收歸户部

若以如此户部事多官少難以辨集即乞減户部冗末事務付閑曹比司兼領而通隸户部如此則利權歸一若更選用得人則天下之財庶幾可理矣是日詔尚書省立法七月二十四日乃施行舊録云先帝董正治官各有常守左曹典司邦國常用右曹治常平歛散不相叅今遽奏改新録辨曰財用並歸户部事權出於一此於先帝董正治官之意不相叅也自先帝董正治官至今遽奏改三十二字並刪去司門郎中呂陶言初熙寧十年朝廷依李杞蒲宗閔劉佐等起請盡數榷買川茶收息出賣遠方不便本州茶户累有陳訴及堋口茶場減價虧

損園戶臣嘗三具論列已蒙施行後來李稷貪功急利欺罔滋甚皆臣論奏後來寖生弊害歲月愈久為患愈深近聞遣使入川按察所有臣昔年奏狀并今來條析利害伏乞詳酌指揮詔劄與黃廉呂陶所論茶事大抵不過蘇轍二月二十四日所論五害疑轍得之陶也今不復重出

樞密院言武臣戰功酬奬自來不以諸司使副大小使臣每一資並於見任官上改一官內皇城使一資便轉遥郡刺史或除入橫行并閤門使以上每一資亦轉一官即此其餘大小使臣改轉

輕重未為均當詔閤門副使左藏庫副使以上每兩資與轉一官客省使及皇城使以上每三資與轉一官以上應減年者並回授有服親應轉資者每資轉一官或循一資即不得轉至朝奉郎及諸司副使并幕職州縣官攺官應減年者對減磨勘年限不同者依賞格准折

詔陝西河東緣邊諸廵綽把截探事人接引到西界投來彊壯人口每名支錢二貫即將投來人殺戮妄作鬬敵獲級冐求恩賞者許人告捕每名轉一資新錄削去

河東路經畧安撫司言火山軍北界順義軍牒理會壘起石牆事已指揮緣邊安撫司依前後朝旨審度便毁拆及重别定寫牒北界牒本去訖詔可二月辛己并此月丙午可考

樞密院言元豐四年陜西河東兵進討權宜重立賞格誘激將士以備大敵自獲級重傷等第轉資外重加賜絹及捕獲分釐功五等之賞並特優厚所以酬大陣之功昨自還塞後來凡遇廵綽探事之類逢賊鬬敵因循尚用此格顯涉僥倖看詳除所立功狀尤異合臨時

取旨推恩外令别修立捕獲賞格從之

丙申詳定役法呂大防孫永韓維范純仁進對太皇太后曰役法大事自來出役錢人下户不易卿等各宜子細仍辟屬官四員曾歷知縣差遣者要知民事又曰今後文字直降卿等

戊戌十日詔可考舊録云元祐間哲宗恭黙聽政簾幃處分皆非宣仁所言乃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前為供具節目擬入宣諭之狀陳衍謄寫作榜目以御侍小宫人執持假口宣示蓋政柄實出於姦人之言也新録辨曰哲宗皇帝嘗曰宣仁婦人之堯舜也觀宣仁嘗為羣臣言知卿等公正朝廷有闕失一一言之知人為難堯舜猶然蓋亦以此道自處而已史官乃以元祐間簾幃處分皆大臣前一

日供具節目中官録之御侍執持假口命宰臣司馬
而宣示之豈不厚誣聖德故刪去之
光提舉編修神宗皇帝實録著作佐郎范祖禹為實録
院檢討官校書郎孔文仲為禮部員外郎　詔皇太妃
殿每遇聖節及生日各更與骨肉一名恩澤　司馬光
言臣聞書稱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臣少時見天
聖中諸路止各有轉運使一員亦無提點刑獄惟河北
陝西以地重事多置轉運使兩員然朝廷必擇朝士累
任知州有聲迹曉錢穀者乃得為之未嘗輕以授人凡

一路之事無所不總使按察官吏薦賢發姦愛養百姓興利除害或朝廷有本路事務未能細知利害者則委之相度措置當是之時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内宴清景祐初始復置提點刑獄其後或時置轉運判官以其冗長害事尋復廢罷自王安石執政以來欲力成新法諸路始置提舉常平廣惠農田水利官其後每事各置提舉官皆得按察官吏事權一如監司又增轉運副使判官等員數皆選年少資淺輕俊之士為之

或通判知縣監官資序及選人以權及權發遣處之有未嘗歷親民即為監司者能順己意則不次遷擢小有乖違則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更加責降彼年少則歷事未多資淺則衆所不服輕俊則舉措率易歷事未多故措置百事往往乖方衆所不服故依勢立威以行號令舉措率易故處事不熟壞法害民又利祿誘於前罪戾俟於後由是往往上不顧國家事體下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圖進取致今日天下籍籍如此皆由此

來也陛下幸念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知元元困窮於國家非便欲救而安之詔青苗錢不得抑配免役錢寬剩不得過二分竊聞諸路提舉官州縣猶有於春首抑配青苗錢勒百姓供情願狀別作名目占免役寬剩錢但取文具而已如此則朝廷號令廢格不得行於臣下恩澤壅塞不被於黎民徒存空文何以為政臣聞去草者絕其本救水者塞其原提舉官者乃病民之本原也陛下必欲蘇息疲瘵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其轉運使除河

北陜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判官一員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管勾仍選知州以上資序累歷親民差遣所至有政迹聰明公正之人方得為監司聰明則知官吏賢不肖公正則黜陟無私部下官吏皆得人事務安有不幹集百姓安有不富庶此乃國家鎮撫四方之本也若以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不少恐轉運司一旦得之妄有

耗散即乞盡樁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一面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謹伺穀價賤糴貴糶及准備災傷賑貸其餘不得支用若轉運司委的窘乏須至允那常平錢物者必須具數先奏朝廷得㫖乃得移牒支破若以監司數少路分濶遠處廵歴及管勾不辦即乞只依舊法每歲遍廵諸州更不徧廵諸縣非要事不令監司親往勾當只令選差本部官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差

及被差之人皆有罪新條諸州管勾及主簿當給散月
分不得令差出之類指揮更不施行所貴監司有官可
差幹得事務若遇有賊盜乞朝廷只委提點刑獄差官
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不令親入山監逐如此
則監司巡歷管勾職事簡要易為辦集矣詔諸路轉運
使除河北陝西河東外餘路只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
一員其諸路提舉官並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
路共差文臣兩員本路錢穀財用事悉委轉運使刑獄

常平兵甲賊盜事悉委提點刑獄司管勾其轉運使副
提刑今後選一任知州以上轉運判官選通判一任實
曾歷親民差遣並所至有政迹人提舉官累年積蓄錢
穀財物盡椿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
舊常平倉法監司今後每歲徧廵諸州外更不徧廵諸
縣如差本部官勾當除司理司法縣尉獨員監當之類
舊條不許差出外其舊條不得隔州差選人勾當新條
諸州管勾官及主簿當給散月分不得令差出之類指

揮更不施行賊盜委提點刑獄差官或行移文字監督捕盜官捉殺察其不稱職及有可以代之者先令權攝仍奏乞替換許一面相度賊盜强弱立賞錢數目其捕盜官若有功許隨功大小保明聞奏朝廷臨時詳酌比類恩澤直降賜指揮五月二十九日上官均疏七月二十一日劉摯疏皆云閏二月八日

聖旨罷散青苗當考詳增修舊録但書司馬光言諸路轉運使除河北陜西河東外餘路置使一員副使或判官一員其諸路提舉官並罷提點刑獄分兩路者合為一路共差文臣兩員從之提舉官專行苗役之政法官隨罷焉新録惟削去提舉以下十五字餘並用舊録今以光奏疏及當時頒下條貫增入

吏部尚

書呂大防等言國朝之制奉僖祖皇帝太祖皇帝太宗
皇帝以配郊丘外所有季秋大饗自唐及本朝皆用嚴
父之義伏請宗祀神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詔恭依
試給事中兼侍講范純仁言近除門下侍郎呂公著
文字並不經臣書讀兼不見得尚書吏部合與不合將
不經門下省文字直便行下及慮別有被授指揮據門
下省自來繳覆中書省録黄樞密院録白内有與侍郎
妨礙或是親戚並於親書名下具貼黄聲說奏知欲今

後如係侍郎兩員俱係合避親及有妨礙或只係獨員有上件因依除依舊奏知外許給事中繫書繳覆詔令別出畫黄送門下省仍今後急速不係出告文字不過門下省並關門下省照會　兵部言提舉京西保馬司奏准朝旨京西路見管保馬令取會本路及陜西路將下見闕馬軍分數并馬鋪據格尺依條支填合銷分數外餘數起發上京赴太僕寺送納其𠈁馬並送同州沙苑監不及格尺並病色不堪支配者並烙退印給與人

户令取便變轉止納元給官錢具到看詳申請事件仍
乞令京東路准此從之（新錄削去）陜西轉運司言永興軍
藍田縣巡檢下兵校于千與王冲格鬬死詔于千支賜
給付本家男特與下班殿侍（新錄削去）樞密院言每旬諸
軍呈試內槍刀手與弩手格鬬欲乞止令軍中依舊教
習更不呈試推賞從之　又言走馬承受近年凡遇軍
行多以親戚請託僥倖功賞欺罔百出盖自來未有條
禁今欲隨軍出入不以將帥功効大小並不得陳乞推

恩違者以違制論如能覺察軍中將帥貪冒功勞賞罰
不當申奏功狀虚妄並密具聞奏朝廷根究得實當優
與推恩及走馬承受親戚門客親隨等並不得隨軍効
用雖著功勞亦不在酬賞之限如故隱匿虚稱不是親
戚等冒求隨軍効用因而酬賞者犯人决配走馬承受
并知情官司並除名許人告以犯人所受恩澤充賞從
之　鄜延路經畧司言順寧寨主許明申稱西人葉烏
瑪等來界首言興州衙頭差下賀登寶位人使多時爲

國信不來未敢過界詔鄜延路經畧司指揮保安軍如
西人再來計會即答與昨來皇帝登寶位為夏國未修
常貢朝廷難為先遣押賜使命若夏國差人賀皇帝登
寶位朝廷必須依例差人宣賜如西人將到公牒亦仰
依此意回牒仍令經畧司如牒過使副姓名過界月日
即令鄜延路經畧司依舊差官引伴　户部言京西路
轉運司奏本路諸州軍逓年支俵豫買錢各闕乏欲乞
於本路南北提舉司借錢三十萬貫俵散候納到絹帛

只於常平庫收掌候本司逐旋支撥到價錢據數交絹

從之新錄削去　禮部尚書韓忠彥等言奉聖旨皇太妃應

干典禮儀衛等事令翰林學士給舍尚書禮部太常寺

官同共以故事詳定聞奏今比附參酌定到格目又言

看詳皇太妃生日止有皇帝所奉禮物别無太皇太后

所賜止合稱奉賜已於格內貼正外其興龍節坤成節

皇太后生辰排當所稱奉賜即係總稱合存奉賜兩字

又言今除已依先降朝旨將生日節序物色減定外有

取會到皇后閤大禮宣賜太史進歷日等即不係生日節序事元不准朝旨詳定今來若行修定稱進及賜之類即合降旨施行詔皇太妃歷日已降指揮供納其不係生日節序事内有係奉賜之物仰詳定聞奏　京西北路提舉司言准朝旨相度蔡州西平上蔡兩縣人戶見佃屯田支移等事欲止令人戶畝出租課外更不支移折變詔戶部相度以聞　左正言朱光庭奏編類章疏係閏二月八日

臣伏覩近降朝旨以司馬光建明差役法大意已

善差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專一詳定聞奏臣又竊
聞閏二月二日朝旨下轉運司俾天下州縣百姓各陳
利害臣竊惟司馬光建明差役法陛下知其大意已善
故更詔韓維等四臣詳定所以講求未備事理務要詳
盡以成治世之良法豈可命下方數日不待四臣講求
一二遽却令天下州縣百姓各陳利害前後詔令不一
臣竊慮姦臣為此畫以惑天聽意欲揺動善法以行姦
計竊以差役之法大意已善其間如衙前人額并官户

等所出助錢及役人接送之類更行詳究裁定便成完
法可以頒之天下此朝廷一大政事輔臣言之陛下處
之已盡善矣而深恐姦臣之謀幸其枝葉未備遂欲移
動根本故却令提舉司轉運司同共相度緣提舉司係
專領免役法今來既行差役則提舉司當罷而慮姦臣
求衆邪為助故使欲罷之官司亦預其事此姦謀至深
至密陛下不可以不察也況此法繫天下生靈利害若
陛下主定差法更行修補則為天下生靈之利一為姦

臣搖動則為天下生靈之害利害所繫如此陛下可不深察之哉臣竊料此舉必出章惇之謀而韓縝輩同行之若此姦説得行不獨遂壞善法兼致朝廷詔令前後不一何以示信於天下此姦臣之謀為害不細陛下豈可赦之乎兼臣前後累言章惇韓縝姦邪今日又姦謀如此伏望聖慈特賜睿斷罷章惇韓縝柄任以正姦臣之罪所有閏二月二日朝旨亦乞追止更不施行所貴詔令歸一善法得成以幸天下前貼黄奏乞主定差役

屏去姦臣事又前貼黄臣竊覩陛下憂勤之如此而大
臣姦邪之如彼一日萬幾何以倚仗今司馬光未出惟
有吕公著一人忠朴可委外皆非其人臣巳累言乞用
范純仁補左丞之闕庶幾陛下左右早得忠正大臣為
之助伏望留神聽納天下之幸又貼黄章惇韓縝姦邪
臣巳累言之今日輙為姦謀欲壞善法伏望陛下因此
謀為不臧特行顯黜以戒悖慢之臣又貼黄臣竊以謂
抑兼并而恵困窮仁政之先務也免役之法上户幸而

下户不幸差役之法下户樂而上户不樂今日陛下令韓維等四臣更行詳定若衙前等事益加寬舒則上户亦無不樂之理誠治世之善法也而慮姦臣為謀幸其法之未完却令天下百姓先陳利害此必上户多陳差役法不便又使提舉欲罷之官司助為之說是姦臣意欲動揺善法伏望陛下深察姦謀力主差法以惠天下

右正言王覿奏 編類章疏閏二月八日所奏

臣前狀所初十日別降指揮陳事理只是為今來詳定役法既未了當便令人户具

利害實封自陳顯見執政大臣内有不恱更張之人意欲人户陳訴者衆即可以沮止差法也所謂陳訴者亦不過上户合充衙前重役者而已然上户雖少最能揺扇人情以其下户多衣食於上户而畏之惟其所使也如此然恐妄有陳訴者衆今若不許人户實封投狀乃却是阻絶民言亦不為便故臣欲乞指揮詳定役法所於日近速具合行措置事件申奏仍令諸路州縣候施行了畢一月以外方得出榜收接人户實封狀繳奏所

貴衙前等法已經修備即自無詞訴而異意之人無以
曲行沮難也其執政大臣内有不恱更張之意臣已嘗
於二月二十四日奏狀内開陳訖既不恱更張即見臣
今來所奏事理必須難沮雖不沮抑而行遣稽緩則亦
於事無補矣伏望聖慈主張速賜指揮施行貼黄衙前
等利害臣先已有狀奏陳乞已蒙降付詳定役法所看
詳行遣次今狀内只是畧行聲說即更不須降下初十日降
指揮

丁酉左司諫王巖叟入對奏曰巖叟朝論云二月十六日除左司諫閏二月初四日受告勅初六日告謝當日門下省供職初八日謝次日上殿奏云云臣為御史未久上感陛下特達之知擢置諫列前後每進狂言蒙不加罪又賜納聽臣死何以報惟當以至誠不欺事陛下求治不可太急太急則姦人有以迎意進說而行其私李訓之事為可鑑也又奏乞廣求賢者訪以治安之論曰今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對不及頃而罷豈暇陳治安議教化哉又奏今日所急在人材須節節有人以為備當

督責大臣進賢又曰朝多正人則多正論又奏乞進正直之人曰正直者小人所憚正直易退小人易進朝廷常有可忌憚之臣則朝廷安又奏乞察賢不賢去留不可緩賢者亦留不賢者亦留賢者恥而不樂為用方兩宮垂簾尤宜得賢輔上曰誠然又奏乞審於聽言用人曰聽言一差則佞者忠賢者愚用人一失則樂者憂安者危又奏陛下聰明剛斷乞詳察進言者或有曰方今兵器不可用必變而更之而後可以勝敵則陛下可曰

兵器之利鈍不可知然我知祖宗用此以取天下則說者自破矣或有曰差法不便雇法便必皆雇之而後可則陛下可曰差雇我不知然祖宗用差以慰天下罷差以來人怨此可信耳又奏乞遵祖宗之法曰祖宗得天下百餘年以至聖至神之資親知民間疾苦其法度所立莫非天下人情之要故行之百年天下安樂而人情以為便有變易則天下羣聚而非之故妄言之人有以祖宗法為非者陛下不知將信百年已安之效邪信今

日未效之言邪今有人曰祖宗之法有不善也當改而
新之陛下驟聞其說若可聽然陛下但觀祖宗之時人
情何如變祖宗之法人情又何如此以事觀之其效不
難也上曰何如得民一歸厚巖叟曰示以厚則民歸厚
示之一則民歸一顧在上者何如耳又奏聖人不以無
過為美而以改過為美不以無諫為美而以從諫為美
又奏臣節以不回為忠主意以易回為聖且先王之時
百官在廷各以其職諫所聞可謂博而芻蕘之賤猶不

遺者以其所知或聖賢所不知也盖一人之思不及二人之智况於賢者古人立謗木通治道所以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禹立敢諫之鼓進善之旌又曰人君行事須為後來之法須防後日之獘故聖人縁情立法以稱事願陛下留意庶陛下稱物平施之心昭於四方垂於萬世又奏兩宮垂簾杜絶内降更乞陛下照管太皇太后曰甚言語試問官家不到得皇帝曰無巖叟曰如此甚幸盖斜封墨敕不宜於今日有自古此事盡

出於外人交結宦官女謁遂責宦官鬻獄無所不至不可不防微不可不奏知太皇太后曰這箇則極是決然不到得不須憂也巖叟曰天下之幸天下之幸巖叟朝論所載對語

不但此又不得其月日姑擇其善者附初對時

戊戌詔已差吏部尚書呂大防等專切詳定役法内有合經由三省文字與免勘當及不依常制日限催促施行丙申八日太母宣諭可考又詔令差役議論未見成法若許諸色人申陳恐徒滋煩擾候有成法録下諸路立限許實封

申陳逐旋看詳更改其閏二月二日朝旨勿行從劉摯王巖叟朱光庭王覿之言也

榮州元祐元年改差役法文字内有此指揮乃閏二月十日敕令刪取增入摯巖叟奏在閏二月二日光庭覿奏在閏二月八日舊録不載固當新録亦遂脫畧殊可怪也

己亥環慶路經畧使范純粹言臣竊以謂中國之所以能坐制西夏者誠由連城比帥並統重兵利害相同左右相援首尾相副聲勢相接心一而力同氣遠而勢重如一身之有手足上下交相為用而無有偏廢此我之

所長而彼之所畏者也方寶元康定用武之時先臣仲淹嘗統兵往援隣道破元昊長驅深入之謀救涇原屢衂可憂之患見於已試理勢灼然朝廷後來參定戰守約束頒降諸路實用其策昨因徐禧計議邊事輕有改張遵行之初自罹其害顯驗如此理難循行緣敵兵前後大舉未曾不併力一路決是彼衆我寡勢有不敵或一路諸寨同時被圍使不得更相救援不過閉門堅守期於自保若攻圍急廹日久勢危本路兵力少虧而隣

路拱手坐觀法不得援是自棄其所長而使彼復無所畏也然則攻而不拔者幸耳況被圍之人其所以日夜疲憊竭死固守者實以旁援之可待也援兵之來先聲一至罔測薄厚城中之人則心安而氣振賊兵之衆則心疑而勢搖其不舍而去者鮮矣今若但令本路自為枝梧則被圍既困之衆復何望哉臣恐於危廹之際變起不虞此又不可不慮者也雖非攻圍但賊兵併力一路則旁為牽制理不可闕蓋兵家張耀聲勢左牽右制

古所不廢固未聞兵窮力乏不假聲援而能獨勝者也今邉事未平敵人難測平居慮患正在今日伏望朝廷深賜詳度檢會臣前奏及元須戰守約束再加修明諸路遵守施行所貴緩急不至誤事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初奏元祐元年四月三日又奏二年二月十八日從之

御史中丞劉摯言摯言不得其時附閏二月十四日蘇轍言之前其從違當考伏覩近制保甲罷團教朝廷所以惠綏疲氓恩施甚厚民得去其所苦就其所安遠近承風莫不鼓舞然臣竊有私憂過計者夫鄉野之民其性易

於傳習臣往見農人或被差役一為弓手手力者壯之類及罷滿而歸則拱手閒惰已不復能反業於農蓋出入公門游集市井有所誘怵使之然也今之保甲則又甚焉衣必華細食必酒肉固已變其向者布麻麤糲之習矣羣聚而笑喧奮臂而矜勇固已移其向者椎魯勞苦之性矣其家質田賣屋出錢以濟其所用官司歲時教試與之金帛寵之名目以養其欲故凡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一家憔悴終歲困擾而身為保甲者未必不

自喜以為樂也今既歲教止於一月罷其團集省其監督去其羈縻勞費之患則保甲之父母兄弟妻子欣歡休息復有生理而身為保甲又未必不自失以為戚也彼有自失之意而欲使人人俛首甘心盡如平日肯復從事於耕勢蓋難矣惡少而失其欲悍强以成其性又挾素所教弓刀刺擊之技以為之資臣懼其非獨不能從事於耕而已也亦恐其得為陛下之良民者少也臣愚以為宜有法以斂制之蓋保甲之枝藝强弱高下州

縣皆有等籍今按取優等之人名其情願刺以為本州禁軍若舊係保長等名色則比類軍中之階級隨其等差對換補之自餘中下藝等亦名願充公人者依近制募以為弓手手力者壯户長之役所貴在軍者既團肄部束之有法又使得伸其素習之技能其在役者既不失服職於公家比之名雇浮浪乃得熟事鄉民必賴其用為多伏望詳酌又言保甲既有換充軍者若本保階級闕人或丁有闕數即乞遇冬教日推擇排連填補則

不損保甲之額若換充他役則自不廢教集